

智反豐反戾上許下觀反讌上會見於反秣上陵末音上禺音中中
愚上音音濬反私反閩音寓音遇音殆音稽反許反六

出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梁釋僧祐撰 建五

- 法祖法師傳第一
- 道安法師傳第二
- 慧遠法師傳第三
- 道生法師傳第四
- 佛念法師傳第五
- 法顯法師傳第六
- 智嚴法師傳第七
- 寶雲法師傳第八
- 智猛法師傳第九
- 法勇法師傳第十

江德亮

法祖法師傳第一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也父威達以
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
父出家辭理切至其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
祖才思俊徹敏明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
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籍多所該覽乃於

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受幾
出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
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
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言之士
咸服其遠致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
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南陽張光世鴉爲涼
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光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俗爲已僚佐祖固志不
移由是結憾先是涼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
爲祖所屈蕃深銜耻恨妄加讒構祖行至汧
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對當至便
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

光共語忽忤光意光使收之衆咸恠謂常不
 亦法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日事
 也乃呼十方佛法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
 從此以後與張光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
 罪光遂害之五十奄然命終光後具聞其事
 方大惋恨初祖道化德聲被於數州峭岫以

西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
 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
 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光遣軍始
 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生擒光斬之既璽怨
 耻稱善而還諸豪師遂分祖屍骸各立寺廟
 而禮事焉晉太厚孫興公著道賢論以于帛
 亮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祖比嵇叔夜其見稱如
 此初祖譯出惟逮菩薩經一部又注首楞嚴
 經猶傳於世其所出諸經遭值亂離故名錄
 空存

道安法師傳第二
 釋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

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為師之所重驅使
 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
 進齋戒無關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
 意經一卷可五千餘言安賣經入田因息尋
 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昨經不讀
 今復求耶對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

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可減萬言賣之如
 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
 嗟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入
 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
 其形望不稱咸共輕恠澄曰此人遠識非尔
 儔也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

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
 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
 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
 叙文理會通經義剋明自安始也又自漢暨
 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

楚五

三

亮

尋莫測年代安乃摠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
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
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
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
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
女机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

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
復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
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
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
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
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得人家見
門裏有一雙馬柳柳間懸一馬籠可容一斛
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
是神人厚相禮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
字安曰兩木爲林籠容百升也遂住襄陽習
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鑿齒安
曰弥天釋道安時人咸以爲名若鑿齒嘗餉

安梨數十枚正值講坐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參差者高平郝超遣使送米千石修書
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曰損米弥覺有待之
爲煩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道安故是
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
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

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
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
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筭數亦皆
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
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
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

下其爲時賢所重如此安在樊沔十五載每
歲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嘗廢闕桓冲要出江
陵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符堅素聞其聲每
云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
躬後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
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
亮

卷五

四

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既至住長安城內五重寺僧衆數千人大弘
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
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
增一阿鎗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
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後式焉

安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
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
雅皆有理致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
富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抗服堅每
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欲以晉帝
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

石越原紹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
敬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
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昇輿同
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
道安毀形寧可參厠乘輿堅慄然作已曰安
公道德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輿輦之

榮乃是爲其臭腐耳即勅翼扶之而登輿俄
而顧謂安公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
而巡狩陟會稽而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
檀越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
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
衆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地卑氣癘昔舜

遊五

五

亮

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弗歸以貧道觀之非
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
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
敢不盡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
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
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
鑿駕必動可暫幸洛陽抗威畜銳傳檄江南
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
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
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
距之堅軍大潰晉軍還逐北三十餘里死者
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

尋爲慕容冲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以僞
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塋
五級寺中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
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
言師且前行吾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
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

甚久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得
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
負債者也萇死其子略方得殺堅稱帝所謂
略得者也嘉自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
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咸
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

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
嘉之死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法師之潛契
神人皆此類也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
拊微言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
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便左臂上有一
皮廣寸許著臂如釧捋可得上下唯不得出

手而已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終後二十六
年而什方至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
志經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
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衆經百餘萬
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
衆經於是獲正孫興公爲名德沙門論目云

建五

六

亮

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其見述於世如
此釋法和冀州人凝靜有操行少與安公同
師受學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安公所得
群經常共校之後遊洛陽又請提婆重出廣
說等經居陽平寺年八十餘爲僞晉公姚緒
所請集僧齋講勅其弟子曰俗網煩惱苦累
非一無常甚樂乃整衣服繞塔禮拜還詣座
所以衣蒙首忽然而卒時人謂之知命

慧遠法師傳第三

釋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
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
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

朗拔雖宿儒才彥莫不服其深致焉年二十
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王路屯
阻有志不果乃於關左遇見安公一面盡敬
以為真吾師也遂投簪落髮委質受業既入
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摠攝網維以大法為已
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沙門曇翼每給以燈

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
慧解於前因資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
機鑿遐深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
色空慧之秘緣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
不暢志共理冥言與道合安公常歎曰使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後隨安公南遊樊沔晉太

遊五

七

亮

元之初襄陽失守安公入關遠乃遷于潯陽
葺宇廬岳江州刺史桓伊為造殿房此山儀
形九派峻聳天絕棲集隱淪吐納靈異遠創
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鑪之峯傍帶瀑布
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
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

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北天竺有
佛影欣感交懷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
盡工淡采圖寫色疑積空望似輕霧暉相炳
燿若隱而顯遂傳寫京都莫不嗟歎於是率
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
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

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頴之南陽宗炳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
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
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
乙未法師釋慧遠真感幽冥真霜懷特發乃延
命同志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

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
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眾夫緣化之理
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
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
審三報之相推知嶮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
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

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
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今幸以不謀
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
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輝景伴
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
數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

哉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夕
歸悠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
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
獨善於靈嶠志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
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

建五

八

亮

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
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
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
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
茲道也豈不弘哉司徒王謚護軍王默等並
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謚修書曰年始四十七

而衰同耳順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
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既履順而遊性
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
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訓來訊耳初經流江
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大存教
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踰

越沙雪曠載方還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每逢
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禪
師解其擯事傳出禪經又請罽賓沙門僧伽
提婆出數經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
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餘一分未竟而弗
若多羅亡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
秦乃遣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
一部具足無關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
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
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
禮拜輒東向致敬其神理之跡固未可測也
常以支竺舊義未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奧

建五

九

亮

文詣羅什見而歎曰邊國人未見經便問與理合豈不妙哉遠翹勤弘道慄厲爲法每致書羅什訪覈經要什亦高其勝心萬里響契姚略欽想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歲通贈以龜茲國細鏤雜變石像以申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初出興送論并遣書

曰大智度論新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宣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蒼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病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嘗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體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以貽學者後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聘說勸令登仕遠蒼辭

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屈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皆悉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初成帝時庾冰輔政以爲沙門宜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

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書與遠具述其意遠懼大法將墜報書懇切以爲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辭理精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其荷持法任皆此類也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自卜居廬阜三十餘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故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義熙末卒于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旣而弟子收塋謝靈運造碑基側銘其遺德焉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加以

建五

十

亮

儀容端雅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迹式瞻
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並
見重於世

道生法師傳第四

竺道生彭城人也家世仕子父爲廣戚令鄉
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慧聰悟若神其父知

非凡器愛而異之于時法汰道人德業弘懿
乃攜以歸依遂改服受學既踐法門俊思卓
拔披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說
是以年在志學便登講座探蹟索隱思徹淵
泉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
士皆慮挫辭窮莫能抗敵雖楊童之豫玄文

魯連之屈田巴無以過也年至具戒器鑒日
躋講演之聲遍於區夏王公貴勝並聞風造
席庶幾之士皆千里命駕生風雅從容善於
接誘其性烈而溫其氣清而穆故豫在言對
莫不披心焉初住龍光寺下帷專業隆安中
移入廬山精舍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爲

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
萬里隨法不憚嶮遠遂與始興慧叡東安慧
嚴道場慧觀同往長安從羅什受學關中僧
衆咸稱其秀悟義熙五年還都同停京師遊
學積年備摠經論妙貫龍樹大乘之源兼綜
提婆小道之要博以異聞約以一致乃喟然

遊五

十一

亮

而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寄理
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則可與言道矣於
是校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
悟義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
嫌疑與奪之聲紛然互起又六卷泥洹先至
京都生剖析佛性洞入幽微乃說阿闍提人
皆得成佛于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
發獨見迥衆於是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邪說
譏忿滋甚遂顯於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四衆
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
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

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怡然自得山中僧衆咸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經至于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駿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墓于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愷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固已秀出群士矣初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譯出而亡生以宋景平元年十一月於龍光寺請罽賓律師佛大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此律照明蓋生之功也

關中沙門僧肇始註維摩世咸翫味及生更發深旨顯暢新異講學之匠咸共憲章其所述維摩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義疏世皆寶焉佛念法師傳第五
竺佛念涼州人也弱年出家志業堅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練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闕而洽聞之聲甚著符堅偽建元之中外國沙門僧伽跋澄及曇摩難提入長安堅秘書郎趙政請跋澄出婆須蜜經梵本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漢語質斷疑義音字方明曇摩難提又出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念為宣譯并作經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鎰及中阿鎰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覈二載乃訖二鎰光顯念之力也至姚興弘始之初經學甚盛念續出菩

建五

十一

亮

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於符
姚二代為譯人之宗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
於念關中僧眾咸共嘉焉後卒於長安遠近
白黑莫不歎惜

法顯法師傳第六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顯有二兄並

齟齬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
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
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
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
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

蓮五

十三

志

之母喪至性過人墓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
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
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
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
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
語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眾僧數百人莫

不歎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常
慨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
學慧景道整慧應慧菟等發自長安西度沙
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
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
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

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
磧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
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
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
能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
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
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
國至北天竺未至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
逼暮仍停明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
路甚艱嶮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
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寧可使積年之誠
既至而廢耶雖有嶮難吾不懼也眾莫能止

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中日將曠夕遂欲
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
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
來蹲顯前舐屬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
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
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

去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
荒梗禽獸交橫正有一逕通行而已未至里
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麋素而神氣
俊遠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
逢一年少道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
荅曰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恍慨良久既

建五

十四

亮

至山前有一大石橫塞室口遂不得入顯乃
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
龍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
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
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盃盛酪
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

一出顯亦親見此龍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
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
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縱經方等
泥洹等經顯留三年學梵書梵語躬自書寫
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族十
餘或留或亡顯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像

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
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
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還
東舶有二百許人值大暴風船壞水入衆人
惶怖即取雜物棄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
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

十三日吹舶至島下治舶竟前時陰雨晦冥
不知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值伏石及賊萬無
一全行九十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
他商侶東趣廣州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
風舉舶震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
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棄之

建五

十五

亮

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尔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被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小船入浦尋村遇獵者二人顯問此何地耶獵人

曰是青州長廣群羊山南岸獮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時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六卷泥洹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垂有百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楊都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

異揚州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風俗別有傳記

智嚴法師傳第七

釋智嚴不知何許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志欲廣求經法遂周流西域進到罽賓遇禪師佛馱跋陀羅志欲傳法中國乃竭誠要請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涉雪山寒苦嶮絕斷水茹木頻於危殆綿歷數載方達關中常依隨跋陀止於長安大寺頃者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與西來徒衆並分散出關仍憩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熙十二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志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交言恢心敬甚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積年未嘗出山恢

建五

十六

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備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囂塵恢乃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耀廣博嚴淨及四天王凡

三部經在寺不受別請遠近道俗敬而服之其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荅稱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卒時年七十八外國之法得道僧無常與凡僧別葬一處嚴雖苦行絕倫而時衆未判其得道信否欲葬凡僧之墓抗舉嚴喪永不肯起又益人衆不動如初衆咸驚恠試改向得道墓所於是四人輿之行駛如風遂得窆葬後嚴弟

子智羽智達智遠從西域還報此消息訖俱還外國

寶雲法師傳第八

釋寶雲未詳其氏族傳云涼州人也弱年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直方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誓欲

建五

十七

亮

躬親靈跡廣尋群經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跡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貫練後還長安隨禪師

佛馱跋陀羅受業修道禪門孜孜不怠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揚州安止道場寺僧衆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譯常手執梵本口宣晉語華梵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世顯出衆經江左練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所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惡禮事供養十室而八九頃之道場慧觀臨卒請雲還都摠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歲餘復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卒春秋七十餘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徵士豫章雷次宗爲其傳序

智猛法師傳第九

釋智猛雍州京兆郡新豐縣人也稟性端明礪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晝每見外國道人說釋迦遺跡又聞方等衆經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

長安渡河順谷三十六渡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厲夏則障疫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驍馳負糧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與餘伴進行千七

建五

十八

步

百餘里至波淪國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竄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雪山壁立轉甚於前下多瘴氣惡鬼斷路行者多死猛誠心冥徹履險能濟既至罽賓城恒有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讚歎猛諮問方士爲說四天子事具在其傳猛先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花香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

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由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在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也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

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不答曰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梵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

建五

十九

卷

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四僧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譯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於鍾山定林寺造傳猛以元嘉末卒
法勇法師傳第十

釋法勇者胡言曇無竭本姓李氏幽州黃龍國人也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諷經為師僧所敬異嘗聞沙門法顯寶雲諸僧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賣

潘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前登葱嶺雪山棧路險惡驢駝不通層氷峩峩絕無草木山多瘴氣下有大江浚急如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相去五里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

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葱嶺三日方過復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代三日方過乃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竟便解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

梵文一部無竭同行沙門餘十三人西行到新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綠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雜三乘學無竭便傳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門佛陀多羅此云佛救彼方眾僧云其已得道果無竭請為和上

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於寺夏坐三月日後北行至中天竺曠絕之處常賣石蜜為糧其同侶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屢經危棘無竭所賣觀世音經常專心繫念進涉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怖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群

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害其誠心所感在嶮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辟命上必築音竹俊音又雅音操玃音下七音反瑪音而悅音注
憾音胡蕃音反嶠音峽護音構墊音康法音汰旱音蝗孽音孽
馬音鏡甄音居暨音其齒音昨餉音尚枚音梅衷音衷

中音慄然上力臭腐下音巡狩下音都都上音
璋音圭投簪下音髮音旦瀑布上音壑音呼各
龕室音舍胥命音余嶠音渠彙音謂瓊音環柯音哥謚音謚
窟音鏤短綆音猛聘音反確音乎角音反駁音必角

廬阜上音力龍單下音婦探蹟上音助躋音反躋音子喟然音然
謂音上龍單下音婦迂音悟塵尾上音主駭音胡措音救
窪流上音瓜彭亨下音步闕音軟龜音回躡音尼龔音輒
沙磧音下懸音道舐音反噤戰音渠榛木上音助茹音而頌音頌

荒梗下加經上線上狼二狼郎狼具藜音藜上藜烏藜回藜反藜下藜兄

郭反儷下儷上米忍疑反疑魚煨力煨燼煨下煨徐煨刃煨反煨斷

卓音憩反例下剋音捷反捷才旋反旋下旋滿恢反恢苦回反回塵

嬌上尺反尺上音只驤上聖上聖檢都反都音慘反慘詞詰反詰古訓上訓音

張下張去紫反紫暗紫反紫古棧反棧助板善浚反浚上浚思爲反爲反幟反

志下尺反脇反許業棧音

志下尺反脇反許業棧音

二十末

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筵五

衆經目錄卷第一

隋沙門法經等撰

筵

大乘修多羅藏錄第一 六分

合六百四十五部 一千四百七

十八卷

衆經一譯一 合一百三十三部 四百二

十一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

晉義熙年沙門佛陀跋陀羅等共

法業等揚州譯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

北涼沮渠蒙遜世沙門曇無讖共

惠嵩等於姑臧譯

大方等大集經二十七卷

北涼世沙門曇無讖於姑臧譯

菩薩瓔珞經十四卷

前秦建元年沙門竺佛念於長安譯

菩薩見實三昧經十四卷